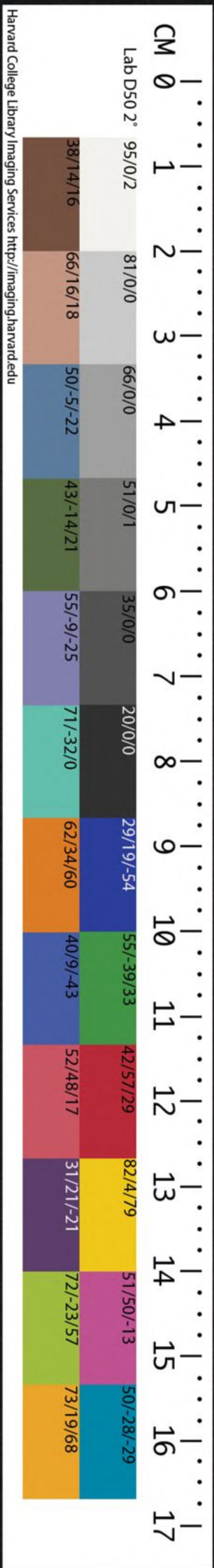


T 2640/7872.42(5)

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60



五代史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  
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一者固鮮  
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  
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  
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  
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  
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庚子  
夏

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

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

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爲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

李死守孤  
家有神有

慈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  
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  
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  
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  
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  
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  
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十出降以釋甲晉兵四面  
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  
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  
武軍校後奔于晉爲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  
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  
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  
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  
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  
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爲懿州  
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

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請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吳巒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召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

激壯似顏常山

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疔殘灸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

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弓矢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

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蕃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

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伏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

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

漢高祖卽位，贈侍中。

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

瑋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譟遮敬瑋呼萬歲敬瑋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瑋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瑋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瑋因此遂反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瑋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

德光先遣人告敬瑋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瑋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鞞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



酷似睢陽  
烹儻殺妾  
野

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  
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  
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  
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  
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  
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  
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  
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  
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

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  
降也雖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爲死節

翟。進。宗。張。萬。廸。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  
晉。進。宗。爲。淄。州。刺。史。萬。廸。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  
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廸。聽。命。而。進。宗。獨  
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求。則。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  
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  
萬。廸。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  
給。以。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辰  
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

延壽父德  
均不能救  
張敬達乃  
邀契丹末  
帝中國

爲虢州刺史吉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祈  
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祈州斌以謂契丹深  
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  
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儲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  
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  
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  
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  
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  
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  
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  
勢豈得久邪固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  
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  
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  
騎竝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  
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  
荊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  
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

本紀云清  
獨陣水北  
與契丹互  
有殺傷屢  
請救而威  
下計

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  
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  
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  
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耳遷虎捷都  
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  
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  
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  
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威

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  
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  
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  
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  
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  
際亡失甚衆世宗旣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  
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  
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

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奔其妻子凶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盡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爲昇

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

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得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遣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

坯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歿。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

五代史  
卷三十三  
十一  
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旣歿。鍾謨亦  
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  
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歿。亦  
贈魯國公。

五代史卷第三十三終

五代史卷第三十四

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  
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  
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  
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  
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  
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  
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

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

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遂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遂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遂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邀。遂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遂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遂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遂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遂嘗驗其信。然而

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疑數以寶貨遺之。遂一不受。

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

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遂

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

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遂好飲酒奕碁。

時時為詩章。於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

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逾彰。

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遂同時有張薦明燕人。

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

歐公承上  
核下文法  
多在議論  
深叙事處



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畱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尙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尙書王

履後讀禮  
父可誦書

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卽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

福贊善居  
歐公善發

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爲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叅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祭祭生

似史記三  
王世家

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從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闕闊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襖。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愧心而易行。

焉。

唐六臣傳

議

五代史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  
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延  
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  
爲之延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  
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爲此邪是歲閏八月彗出西北  
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  
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

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  
辰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  
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  
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  
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  
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  
薛貽矩爲押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  
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

謂問叙去  
已覺六臣

可差

常鹵薄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  
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  
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  
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  
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  
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旣  
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獷猾趨利賣  
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  
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爲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弟。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畱文蔚西都，以暴卒，贈右僕射。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

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持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睿管經畧使。

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攻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文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與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王界尺昭宗時爲翰林

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  
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  
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卽位起  
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  
中卽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  
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  
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

舊

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  
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  
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  
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  
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卽位拜貽  
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  
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耻惟利是  
趨事唐爲禮部尚書是時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

罵



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  
 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於淠河。太祖  
 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  
 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  
 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  
 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弒。唐政  
 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延範等相結。因謂延  
 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  
 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子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

昭舊君謚

以靈覆落  
之張

上疏駁議。而延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延  
 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延範。延範議曰。臣聞執事  
 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  
 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  
 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  
 德殿。顧群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  
 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  
 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  
 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且夕引首希見進

五代史 卷三十五  
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卽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多不欲晉王卽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解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爲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卽位，贈左僕

射楷同光中爲尚書員外郎。明宗卽位，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

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  
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贈右僕  
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  
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  
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  
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  
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

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  
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  
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  
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  
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  
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  
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  
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  
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

必借党名  
以查籍網

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恨

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際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越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

卷三十五  
代昆多亦  
虜道也

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見傳。李存審后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為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

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

刺史李塘叛降梁州。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塘，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宗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等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仁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邠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

總

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濮。嗣昭曰：「梁軍已勝，且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

嗣昭決勝  
料敵此爲

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

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箠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卽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卽拜繼韜同



貴財適為  
于之七

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為臣子以反為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賈至貲百萬當嗣昭為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為姦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為言嗣昭功臣宜

發神不靈

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為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為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翫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恠其妻妾吾所不

忍也。乃服縗麻，引妓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

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功，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

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

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

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兵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

之象死然  
雄

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闔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爲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弃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晉擊

五代史 卷三十六  
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軍於  
趙城唐軍戰敗於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  
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  
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  
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  
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  
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  
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  
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

果得如畫

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  
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  
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  
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  
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  
閉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  
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  
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  
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

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狗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轉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醜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栢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

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維太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塘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於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宋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

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邠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於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

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卽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一有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



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卽。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

五代史 卷三十一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咎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

五代史 卷三十七  
氏大怒答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

崇韜持正  
不終以貽  
大害

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

似曼倩滑稽

李作理義  
解

亦大狎矣

譚

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

文法足上  
又以轉下

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

相驚恐。莊宗問所以攘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克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

福端

以一伶人而戮大臣如草菅亦千古未有之禍

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畱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于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延

瓊所爲有  
可疑可駭  
處訛言所  
以益甚

伶官激在  
禮之變

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  
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  
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  
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  
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  
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  
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  
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

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  
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  
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  
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  
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  
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  
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  
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  
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阮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

伶官激嗣  
源之變

五代史 卷三十一 九  
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

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

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第三十八

宦者傳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勿問為內

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

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奔太原

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



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威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聞寶

五代史 卷三十八  
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路罵曰閻寶朱  
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誣諛自容  
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  
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栳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  
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  
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  
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  
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  
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

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  
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  
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  
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  
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  
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  
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  
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  
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

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主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攻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

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措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

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奇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跡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于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辨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

余一傳

出河為官

後烟監

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大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牽。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

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  
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  
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  
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  
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  
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  
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  
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  
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元出而

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  
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  
旣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  
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  
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  
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  
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  
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

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  
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  
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  
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  
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  
魏。孰知其啓明宗之異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  
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  
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  
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

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  
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  
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  
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  
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  
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  
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卽以兵誅之。陷秦王  
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  
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鳴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  
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  
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  
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然其為  
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  
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  
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  
者、著于篇、

卷三十九

五代史卷第三十九

雜傳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  
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  
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  
元逵子曰紹鼎、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  
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  
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  
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

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蓋而積畜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開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

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出井陘。鎔又求救于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涿州。鎔德匡威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遊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泣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



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  
 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  
 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為也因與鎔方轡詣  
 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  
 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  
 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  
 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  
 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  
 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為書詔古本鎔使  
作招

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晉將李嗣昭復取洛

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  
 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  
 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  
 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  
 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辨士也此  
 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  
 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  
 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

游說

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隣、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率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卽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吊、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異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延隱監魏博將夏誼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

當是時諸鎮相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畱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君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

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環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鎔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曉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

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畱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

魏報

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畱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竒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畱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

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高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遣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

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貝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

五代史 卷三十九  
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爲助葬太祖

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

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

溫已隨紹  
威術中

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  
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  
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  
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卽位將都洛陽紹威  
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  
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  
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  
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  
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嘗攻燕

不能下令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  
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  
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楊  
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  
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  
紹威病及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  
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  
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  
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事

五代史 卷三十一 九  
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  
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  
十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  
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  
武明年爲祕書監附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左  
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  
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  
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  
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  
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  
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  
制置內閑廐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卽拜義武軍節度  
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  
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存  
爲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  
處存子郜爲畱後卽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



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爲梁兵所敗，敗兵反入城。逐郜，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卽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救。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三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

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

先伏一布  
作案

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於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母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郤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畱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搤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

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

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秃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

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誦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

後徙鎮海而卒。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其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

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覓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微責，請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

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  
 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  
 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  
 十萬以擊魏屠貝城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  
 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  
 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  
 其瀛漠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  
 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  
 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

山  
 言錢大安

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  
 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折骸而爨或丸墜土而食死  
 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  
 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  
 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  
 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墜土爲錢悉歛銅  
 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  
 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答守光  
 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

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光至于廬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王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母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旣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

晉河相殘

墜土馬相食其鬃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

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吳越千里以伐人，而疆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疆，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

身長亂也

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閭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



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嘗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

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

守光曰。今日俎上肉矣。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  
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  
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  
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  
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  
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  
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  
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  
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  
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  
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  
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  
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瞑  
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  
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  
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  
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  
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其心以祭去王墓然對神之也守光有變者李  
嗣孫與去及以財取晉王命李存勗討之恭至鳳門  
而不赦引對自效其二敵於安其曰車已至此安  
去神小喜守去賦下良平曰王統對惠室以知講業  
日曰因父為只蒸其骨肉亦小喜於爾張晉王怒命  
以罪人不取引張藉于此不晉王對母小喜小喜與  
嗣孫去許取武曰引取無財然於引不判皆李小喜  
背無謝晉王至太原曰恭父子與以歸縣熾于太  
皇曰恭父子晉王命如州出之臣置不坐治食自甚

五代史卷第四十

雜傳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  
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  
自隊長遷軍校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  
遣王行瑜之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  
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  
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  
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

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

劫天子

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畱其養子繼鵬，以

後幸臣

行瑜破則  
謀茂貞如  
振落耳乃  
遂罷晉軍  
猶像貽官  
悲哉

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

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旣而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踰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

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舐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餓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

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蔡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

七州而已。

二十州者岐隴涇原邠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

莊宗已

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謁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贖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贖爲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贖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贖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贖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贖。

遣人誅之。從贖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儼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贖。廢帝入立。復以從贖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韓建字佐時。許州長杜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

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日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舍。



山遯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琪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琪。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傅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

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備疆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

佗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呼、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

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獻欵、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乃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少

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鴈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太祖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廬軍節度使。太祖卽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

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崛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畱後。梁卽拜彝

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  
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  
其於思諫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  
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  
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  
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  
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畱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  
福北通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爲延  
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  
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  
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  
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  
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  
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  
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爲  
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  
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

靈鹽唐卽以爲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穎始見于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爲畱後梁卽以爲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卽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畱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耻問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

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爲其子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

璋于州南，萬子在會，其將劉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爲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

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蹈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爲虜、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蹈爲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卽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以韜爲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入、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軍爲靜勝軍、卽以韜爲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

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旣葬。刻石以告後世。母作下宮。母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



三  
四  
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  
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武節將軍而檢校義州刺史人。其葬於此。以古。其  
國太師追贈諡之。雖其葬於此。其書以。其世宗與  
少無出。正升之。其葬於此。其書以。其世宗與  
然無。其以。其心。其然。其而。其國。其諡。其之。其書。其以。其世。其宗。其與。

